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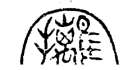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六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百二 子部

戰國策卷六

宋 鮑彪 注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襄子 簡子子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鷙殺鳥也喻其殘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元作宣下同子欲勿與趙葭魏人亦晉舊姓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

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説又使人之趙請藺元作蔡皐狼之地蔡非趙地皐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疎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君謂襄子乃使延陵君元作

王此襄子不得稱王臣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行也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荻萑葦屬爾雅蕭荻注即蒿又蘩醜狄為蒿苫蓋也楚荊也以是為墻廧牆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音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元作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謂將降）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

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既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君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言親與二國約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補康子之謀臣曰段規二謚皆非當時語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決有感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

吏而决水灌智伯軍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沉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没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作

下不沈者三板郄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元作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解同懈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趍而出郄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趍疾視端畏之趍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郄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辭屈也魏之君果反矣彪謂智伯至是𦚧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以反夫非狂昏癡瞢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稱簡之塗稱者舉其說也此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國士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行兩字約者曰斷之辭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令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

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有美而同必相嫉）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襄子去之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不為上用）如對曰死僇（僇戮同）張孟談曰左司馬（失其名）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行猶用也疑當作任）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其薦賢自代故許其去]張孟談[此下著書者美之也]便厚以便名[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缺]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此美襄子]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為言矣今復來也]而今諸侯[衍字]孰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已者容（脩其容色）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宫塗厠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扞銲同集韻矛鐏謂之銲刃施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懐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懐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為以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衍子字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

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言有此心望不及此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呼也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刺客傳有彪謂襄子豫子皆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

郭君善善為華者與

烈侯襄子孫元年威烈王十八年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魏十七年此元年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成侯子元年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妬嫉賢也）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之也）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通稱）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

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絶人之交（横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横）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内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實如氈裘之類）五霸之

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郡絶并州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秦紀注亭名在霸陵則南陽動修武者刼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

畨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

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猶射中的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臺有木曰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卒猝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元作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并州郡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

皋魏塞午道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儐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

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也秦傳有在説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欲償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横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强士武足以横天下然則天

時人和道德之感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

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本傳不書）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蓋砥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招其徒）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事猶分）吾所苦夫鐵銛（元作鈷下同）然自入（銛言鐵之利若鈷則鐵鍬也義不合此）而出夫人者（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人）令臣使於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為（元作謂）臣為鐵銛者乎（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之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齊破燕所得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趙有河北齊有河東（此二非郡）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言齊得河東則益強）以燕以趙輔之（與之易地是助之也）天下憎之（害其強）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横説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元作去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愁居懾處不敢動摇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高紀注督視責也令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飭兵敵
史不書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悁亦含怒怨
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宣君有敝元作微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補熒惑諸侯熒火光也
猶眩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
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敺韓魏敺驅同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促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所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横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横約可立解而坐破也式靈

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趙人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地缺韓欲存宜陽必以路涉地缺端氏屬東河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茂敗其約也秦賂則欲出之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並公族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權猶度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錯猶委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而補有明古先世之功先猶高為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弟順也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言舉世無能察此敵弱者與弱為敵謂胡翟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不用兵而舞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而禹袒入裸國非中國之禮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信伸同所謂行法自近始令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止猶至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甌越之民也即漢東甌閩粵黒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異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史注安平涇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枝谷名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檝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元作其叅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叅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

在遠畧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同纍引水圍鄗鄗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

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子養馬

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

忠君無蔽言蔽猶伏國之祿也祿猶福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慮無變擾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過者罪之小者子其

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當猶順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

之制也脩元作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

教令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

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言其所言不能出俗常民

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若今胡服自我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政言治行於下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不敢用私意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為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令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犯姦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

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

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據依猶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

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

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施禮於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

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鄒屬

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

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

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

詞彪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

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一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王石注乘馬石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寫意寫猶宣信可以遠期久而不渝謗元作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去音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元作失而不補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元作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快謂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說臣之罪也傅命僕官傅附同比也僕猶辱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補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

志事先者先先君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禹謨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也猶具劒黃金師比未詳蓋衣章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注鵕鸃讀曰私鈚頭三字與此小異以傳王子

趙燕後胡服服後於衆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譁也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

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惠猶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之政）以逆主為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故稱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前日）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言已宜服刑王反不刑而教之）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也）

王破原陽（屬雲中）以為騎邑（居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

固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易入音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窺制兵而不制於兵子

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交猶接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元作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言其因舊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此言胡也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

服卒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攻楚殺唐眜此二十五年明豈眜之字耶）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之交令仇赫（元作郝下章同）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元作翕）趙宋（楚與二國合）齊（元作魏）之和卒敗（楚待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元作机下同史作仇液）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齊人郝谷）謂仇

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秦時已相緩公不若陰辭樓子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公謂郝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事成以史補此六字魏冉固德公矣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元作楚）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走獸揔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元作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休罷兵復復攻）已五年矣（先是

秦取漢中取召陵又敗之重丘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楚懷三十年秦昭云然此二十七年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殺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割地挈而

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禍兵禍安言其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行矣字割摯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秦割趙地國之舉此國謂趙舉猶行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堅其約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戎元作翟韓梁之西元作惡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衍卬字而多求地彪謂從横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

冨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冨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齊本欲伐秦令順之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必以趙為辭以趙不順齊伐秦告二國則不補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不伐秦韓必聽秦違齊畏秦故違齊而親秦親韓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不元作而西日者言昔日樓緩坐魏時欲

(離齊魏坐言有所待)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言二國本親令我宜與之伐秦)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敝秦也(罷疲同)趙必為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韓魏齊為三)是俱敝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衍字)秦以未講(元作御名)中山也(以言可以少出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使趙與中山講)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元作王國)饒中山而取地也(饒猶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

分兵而孤衍字樂中山必之我之猶去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魏趙恐請効地於魏而聽薛公文時合齊魏教子欬或者教之欬趙人謂李兊曰趙畏橫之合也合秦故言橫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哀聽

是輕齊也齊亦惡最故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武靈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趙攻中山取扶柳屬信都

五年以擅呼沱擅言固有之齊人戎郭宋突雖齊人而倍齊謂仇赫元作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元作婁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案猶據曰四國趙與上三將假道於衛以過章子之路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齊聞此必効鼓苕鼓里是也濟

南又有
二鼓

腹擊它國人仕趙為室而鉅荊敢楚人仕趙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羇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帑金帑所藏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此曰主曰王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蘇子元作秦下同説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元作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桑輪蓬篋羸元作羸幐負

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元作漳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兊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兊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兊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因木為類也）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沃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

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喻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兊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兊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隋侯珠云）和氏之璧（下和所獻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黄金百鎰（元水）從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屬清河即下東武城此當田文奔薛後）孟嘗君擇

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令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令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知其善任人也謹使遣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閔三十八年此十三年秦令起賈人姓名禁之齊乃援元作

捄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兊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講元從才從冓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魏王昭不説之齊人補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為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兊講秦背齊不伐宋者兊也李兊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成皐而陰竈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負蒿（地缺）葛蘗（元作薜趙記注在烏丘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屬河內）姑密（密茂同魯下縣有姑茂城）封其子（允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言如王令者）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

虛國於燕趙之前虛國謂悉出兵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歳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元作氓從韓策後並同處於趙珉處趙意之去齊者珉下皆齊人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伐宋前已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皆齊人之去齊矣

去齊者王顧元作固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訹此下此士自陳其訹魏之劫訹猶順其欲事王齊王也甚循其怨於趙言其事齊比於怨趙則又順也臣願王之亟元作日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推猶移怨魏怨願王之陰重元作日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治猶校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私則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人名皆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甘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自以見偏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偏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闕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也（不以毀秦為齊之利）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矣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

貪韓魏危近秦故燕楚僻元作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德元作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元作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不可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許之而未與故曰縣循有燕以臨之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而臣待忠之封待猶將不徒甘之必或制之也王許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忠猶實而已實之

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得宋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言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癰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衛楚辟元作正蓋辟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講〔元從才從冓下同〕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爭一作事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令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

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補兩字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元作免齊王必無名禁補珉也元作呡下同前齊嘗使韓珉處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使臣守約若與國秦未非與今講必使之如與也有倍約者倍並音背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儐元作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此因舊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元作踦下同重者矣觭角一俯一仰曰觭言有一重

後合與爵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衍內字之國山東皆負海合負親之交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令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

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楚元作曹此皆秦人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魏據猶臨之而求安邑秦求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此倍益也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它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

收楚與韓珉而攻魏伐齊得之則珉為用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地玦韓之太原絕下軹元作尺道南陽而元作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爍於秦爍猶爍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元作曹屈三晉破屈也而兵東分於齊兵分謂魏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此與

上始用兵而攻收同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按謂安然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補兩字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合合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終身不得陰五矣有猶又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勝中山之後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説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内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惡心不安也以其無以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覩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

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補韓以貳之貳猶疑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議猶意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晉國謂安邑是元作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三晉脣齒

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滅盡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故秦昭八年再敗楚遂言趙破中山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其地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州郡與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衍千字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言取之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

則勾注之西(屬雁門)非王之有也今踰(元作魯)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横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取太公為武王作盤盂之銘)屬之讎柞(讎柞酬酢同言其相屬伐趙於酬酢之閒)五國之兵有日矣齊(元作韓下並同)乃西師以禁秦國(禁閑拒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令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表禮)

自居也史不書反温軹元作枳屬河內並高平於魏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反

三公什清於趙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傳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此王之明知也夫齊

事趙宜為上交以其有志為趙閉秦令乃以邸罪取伐邸抵同坐也

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令王收齊補天下必以

王為得齊齊補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

義王以天下就之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下至齊慕王

以天下收之就之上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

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趙惠文十六年有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內焦弘農郡有焦城黎東郡有黎即黎陽牛狐之城地缺以易藺離石祁於秦元作趙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昭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不及先主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

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史無易字)伐趙攻閼與(後志上黨涅有閼與)趙奢將救之(此二十九年破秦閼與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挾摯制之)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魏將)廉頗(趙將信平君)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辯博之士)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鄙猶野)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

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撫摩也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玃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昔昭王日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元作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令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未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荆成荆范雎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佽非

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博兕虎

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人必危之矣今夕初夜

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圉亦守其何以當之

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喻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為諱令捨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論也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文張它國人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元作寅然之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況已乎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

矣此言奸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元作令下同盧屬泰山高唐屬平原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平原青州郡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補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

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於燕非仇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

君必處一馬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䄙敝（羽毛謂箭䄙即裂字）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衍也字）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果如馬服之言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

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平都令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賃所税於民者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劒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匜盥器薄之柱上而擊之薄猶迫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質以石為鑕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劒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元作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元作罕下同鐔蒙須之便鈎劒頭鐶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劒繩猶蒯緱也

爾雅草有夫須蓋以草為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集言平時團集非烏合也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也齊嘗為燕昭所破故云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荊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

中山五年乃歸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況三萬乎今者齊韓相方方猶比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索猶求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言城大兵少曾不虚城之一角豈能合圍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喟即太息單不至也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虒謂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狃於即墨之勝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　赧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久不見宜得罪令自寬而求見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郄郤同以已病足因恐后不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其子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尸祝之服所謂袨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着皂衣）以衛王宮没死以聞（没者沈溺無見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死則填壑）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媪女老稱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月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趙記元年有虒謂觸讋諒𣪠皆以從容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强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晛人不當如是耶

二士有焉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殽地近故云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展轉猶反覆日者秦楚戰於藍田秦惠文後十三年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

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補恐使陽城君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入朝者也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元作黈字書無此字下同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桓惠令韓興兵恐守不効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挈瓶之人之智不失守器所守之器謂瓶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元作亦其猜

馬嫌其不能守臣請悉發發兵守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才財裁同趙王喜召平陽君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豹是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

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故得利聖人以為禍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内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決因其水為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

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守有詔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虒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為邦者以遠佞人為急）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制言聽否由之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内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耳何事朝秦

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平破懼而賂之是也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衍字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稱是人不子之也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

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辯此下衍秦既解邯鄲止六縣而講二十四字）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

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郝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誠不補知秦力之所元作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内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

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啟關通幣元作敝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不為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兩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音疲）我以六（元作五下同）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元作貴）而挑秦禍也（史註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衍愈字）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諸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乘猶陵）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補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分其地如破瓜然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為秦也為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曾爭為帝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秦既解邯鄲與令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　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靦奪氣衰頋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

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秦圍趙之邯鄲（此九年）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行它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令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稱諡非當時語）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

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元作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令衆人不

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過猶不幸）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元作矣）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咨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侯（鄂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牖里在蕩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策馬箠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納衍字）于筦鍵（筦鑰也鍵其壯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几所据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關下壯也投者下其壯）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

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言背之去）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含去音）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

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

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元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固也太史公贊之貶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讐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訣且愯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

一卒不頓一戟頓刎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聞補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尊而君為相國者以親也補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不以無功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

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也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有曰猶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字衍行之無所敢疑於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芊戎也此言葉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行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嗛愜也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

刳胎焚夭（夭幺同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産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殺其深於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衍字）以友之茅舉（元作舉茅舉趙人）爲姚

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令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折韓魏之招（元作招之）

謂皮相國（趙相）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據猶任建信趙幸臣）涉孟（盖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讎之）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此從如字）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功惡秦哉（惡猶害也從有功乃能害秦耳）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則是強畢矣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建信春申從春申悼襄四年主從約發議於此時也則無功而惡秦言楚趙合則雖未見功而有害秦之形秦合元作分齊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齊本不從建信令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與補無功為知哉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魏臣秦所重者而衛兵亡其比陽屬南陽衛

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為之亡魏之鄙以危之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元作齊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而不果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莊襄元年封十七年也未得河間故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其憂倍今魏耻未滅言嘗分衛之憂趙患又起患文信也文信之憂大矣文信為三晉之憂齊不從不與山東約從三晉之心疑矣疑從之不可合憂大者不計而講一本作搆下同言趙必求和於秦不待計也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成不待已割蓋先講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

矣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我為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虞卿傳有彪謂虞卿之所言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纔頻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

之趙利魏亦利矣唯不能必趙聽已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後稱外臣知非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敝守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趙[罷音疲]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東歸魏]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粱肉期而粱肉

至粱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彪謂此言者冨貴之金石也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盤盂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説張相國（蓋梁人相趙嘗懐梁而鄙趙者）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

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横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後志滏水在鄴）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元作齊此言蘇秦從時也）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不可復得）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與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説形於顔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説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虧猶

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趙岐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同也）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行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為外相也）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鬬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輢（元作輢）也（輢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之所以事王

者智也（胥趙人名）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騏而走者五里而罷（音疲）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胥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之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則胥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胥之軸令折矣（不勝多事之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胥以事而（元作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胥亡走矣（彪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

事肯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因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未詳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公猶同而獨以趙惡秦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何也魏殺呂遼元作遺從上文而天下交之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諸國交之然則秦惡魏深矣令收河間不封文信於是與殺呂遼何以異文信亦秦所重令不與地秦必惡趙君唯飾元作釋虛懼秦覺也偽侯文信虛與河間之猶且知之也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使為丞相官屬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言己待之厚彼不宜無禮希寫曰臣以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司伺同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行之字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項羽紀成皐北門注玉門此事不經見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

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㥏音介元作尬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繫獸蹄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足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愛國故去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必有大臣欲衡者耳（衡即横）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贊者美其事以開說者）先言横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孝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異矣）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伯之使）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兩國戰必有一疲因以兵邀擊之）而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元作寶即下致地）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窮猶困也困於不得見）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重猶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非無也）則交有所偏者也（言責趙與諸國為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衍為字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効之前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衍重字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衍之字故重王燕韓補魏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

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效地今聞趙莊賤張懃貴懃蓋從者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

田駟謂柱國韓向（柱國楚官蓋趙亦有）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死（客謂章）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疑其殺章欲以專事）建信君死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以殺章故）（建言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孝成母弟見趙記）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無如二國）對曰秦王（昭）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前事耳非今）今燕一以廬陵君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

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盧陵君又不為燕也行逐愛弟行所行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交兩手俛元作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詳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倍言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席設席）而蔭庇桑（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蔭）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衍趙王曰三字）令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本其初言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

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錯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碨磈如人之癰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恵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孝成子元年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因留之泄元作世鈞秦人為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

年有

幽王悼襄子元年 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始皇十年免相就國 十二年徙蜀飲酖死與司空馬不韋 吏也之趙

趙以為守相守假官也馬為之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秦官屬少府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設者無其事施陳為之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

以國事願於因計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也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秦受地而郤郤元作郗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脣亡之憂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

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易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札刀削其不當者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臣元作馬謙言臣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為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此官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也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元作勿）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曲不正也）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妒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惡牧）王令人代（使趙蔥顏聚代牧）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數列其罪）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上趙王壽）而捍匕首（刃名蓋其首如匕漢鹽鐵論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匕首）

自銜如欲判王然欲當死武安君曰繓名牧病鉤短傴如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起居問王起居也拜不及地為不敬恐懼死罪於前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此懼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梱就也蓋為木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梱門橛也又梱梱也與榫同音衮犂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劒將自誅縮當作搐集韻引也抽也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遇元作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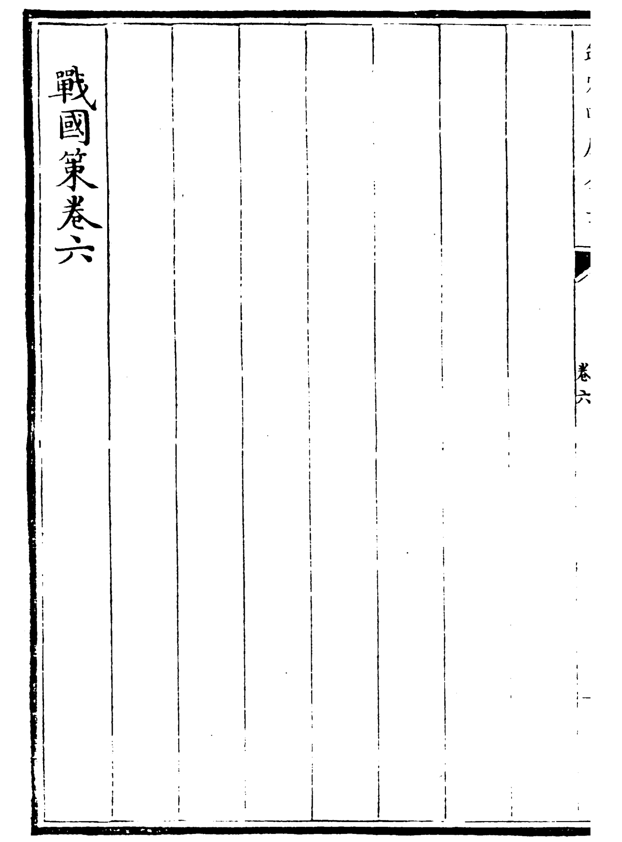
衍字空馬門宮門趨甚疾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還捨此何所聞而出謏元作門也謏別云乎許也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徵猶驗也口銜劒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此七年誅牧降秦平原令見八年邯鄲為秦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乎嗞亦嗟也司空馬又以謂為元作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元在秦策彪謂從横之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

利不脩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戚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秦兵四出諸侯怯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彼安能守半趙以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司空馬平原令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元作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冣史作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元作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顔冣遂滅趙牧傳有

凡六十三章



戰國策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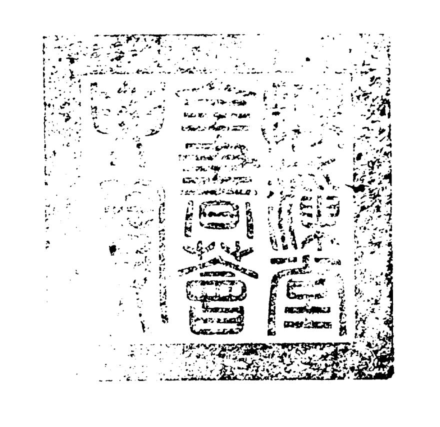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第十五頁前七行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刊本起訛趙據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刊本鵕鸃訛翱翿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三十九頁前八行封不可不早定也刊本不可不下複衍可字據吳師道本刪

第四十五頁後四行邸抵同坐也刊本坐訛至據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三頁後一行豈人主之子侯按高誘本侯
作孫
第七十六頁前三行用繩以繫獸蹄刊本繫訛骨
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十頁前六行錯置也刊本錯訛舉據吳師道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浩